

数字时代：纸质辞书的挑战与融媒体词典的机遇

文 / 吕靖

【摘要】数字化给纸质辞书出版带来了诸多挑战，尤其在发行载体、编纂方式和盈利模式等方面，辞书出版正面临颠覆性的改变。但纸质辞书数字化又使辞书发展陷入另一种困境：不仅挤占了传统辞书市场，而且没能充分发挥数字化的优势。融媒体为解决当前辞书发展困境提供了出路：勇于融合现代媒介的多元平台，实现由生产、组织到传播的全方位贯通。

【关键词】数字化；辞书出版；融媒体；挑战；机遇

【作者单位】吕靖，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语拼音词的海外传播及中国形象架构研究”（18YJCZH119）。

【中图分类号】G23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3.011

数字时代给辞书出版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纸质辞书的消费群体在不断减少，传统辞书的出版、经营模式面临裂变与重构。以英语词典为例，据近几年的观察，如今的大学生，除英语专业的外，已基本不再购买纸质辞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替代品——数字词典。在数字词典面前，纸质辞书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业界人士已经意识到“在数字时代，词典出版如果墨守成规必定没有出路”^[1]。

然而，数字词典在受到青睐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遗留问题。我国数字词典早期由IT公司独自开发，后来依靠引进，现有的产品大多是对权威纸质辞书的简单数字化，创新形式仅限于发行载体和产品形态的转变。业界开始重视这一现象，提出用融媒体理论来推动数字词典的发展。2019年3月，中国辞书学会召集全国各地高校和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召开辞书专题研讨会，研究融媒体与辞书的结合，探索融媒体词典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当下融媒体词典研究的初发阶段，有必要厘清纸质辞书与数字词典及融媒体词典所面临的问题、机遇和相互间的承续关系。

一、数字时代纸质辞书所面临的挑战

我国辞书种类丰富，数量繁多，而辞书的传统出版却日渐式微。根据周致欣等学者的统计^[2]，2012年开始，中国传统辞书全年总印刷量就以近10%的比例萎缩，与此同时，数字词典不断涌现。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辞书在发行载体、编纂方式和盈利模式等方面都面临数字化变革的冲击。

1. 发行载体

传统辞书依附于纸质媒介，二维的平面空间制约着编者只能以线性的方式对文本进行扩展。词条排序等基本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字母排序和类义排序的矛盾一直困扰着纸质辞书。按字母排序虽然便于查询，但会割裂词条间的系统联系；按类义排序虽有利于比较对照，促进词汇语义链条的形成，但又不便于查询。以“辞书”和“字典”为例，这两个词有近义关系，在词典中如果按字母排序，一个放在“C”字母下，另一个却放在“Z”字母下，就会相隔很远；如果按类义编排，“辞书”和“字典”放在一起解释又不便于查询。此外，纸质辞书无法播放语音，无法加载视频，也不能互动，而这些问题在数字词典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

目前，数字词典的形式主要包括手持式电子词典、光盘词典、在线词典、exe安装程序和APP应用等，它们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

(1) 立体性。数字化载体可以摆脱纸质媒介的二维限制，为辞书的表达搭建立体化的结构。就词典排序来说，数字词典既可以利用电子文本的超链接特性，也可以发挥多维界面的作用，调和字母排序和类义排序的矛盾，在保持字母排序的同时，用户只要一键点击就可以查看相关词条的类义词集以及其他系统关系。在词条查询方面，数字词典突破了线性查询的限制，用户查词既可以从前往后查，也可以从后往前查，还可以从单词中间任意部分查起，只要加上通配符或正则表达式即可。如用户想查询所有以

“tion”结尾的单词,只要输入“*tion”就可以得到结果。

(2) 多模态。多模态是指多元化的信息传达渠道和媒介,包括文字、技术、图片、颜色、声音、视频等^[3]。传统辞书主要涉及文字,偶尔有插图,少数有颜色标记。而数字词典不仅能使用文字、图片和颜色等,还能利用语音、视频和其他电子技术。随着计算机和VR技术的发展,词条内容的全景虚拟仿真也不再遥远。词典用户甚至能通过VR技术突破语言语境与非语言语境的界限,感受、体验词的真正意义。

(3) 智能化。智能化是数字化载体的另一大优点。词典智能化近年来飞速发展,从早期的屏幕取词到后来的文本识别及书面取词,再到如今的识物查词,数字词典正在突破传统的功能界限。如利用机器深度学习技术,数字词典不仅能学习现实物体的特征,还通过学习获得实体识别功能,对实物进行拍照就能判断物体的名称。此外,数字词典还可以进行语音查词,实现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以及人机互动。

2. 编纂方式

二维纸质媒介是传统辞书的编纂基础,而数字技术的出现给传统辞书编纂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从语料收集、工具创新到内容呈现,数字词典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更加快捷、高效和系统^[4]。

(1) 材料收集的变化——由手工化、卡片版向自动化、电子版进化。严肃的词典编纂一般从材料收集开始,根据词典学家的记载,在没有计算机或计算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人们主要依靠手工摘抄来收集词典的知识素材。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复印机已经是很先进的资料收集方法。如今,现代技术通过文字识别系统可以快速地把纸质语料电子化,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还可以自动在互联网上抓取海量的素材。

(2) 编纂工具的变化——由手写向机打,由模块分割向模块集成,再向使用一体化、自动化编纂系统转化。以前的编者靠手写或针式打字机进行词典编纂,既辛苦又难以保持格式的统一。现代化词典编纂已具备使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编纂系统的条件。如商务印书馆研发的“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使语料采集、辞书编纂、辞书出版存储、网络在线发布的全过程形成了一个自动化流程^[5];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牵头研发的“双语词典编纂系统”是一个词典编纂一体化数字平台,集成词典定义、词典编纂、语料处理、词典输出、系统管理、在线语料库等模块,可以使词典编纂完全做到无纸化,真正实现数字化^[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中心开发的“词典生成系统”,也能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实现词典的自动生成^[7]。

(3) 结构和内容的挑战。数字词典在结构和内容上都彻底突破了传统辞书的线性结构和封闭性状态,数字技术实现了纸质辞书无法企及的功能,特别体现在虚拟性、多

媒体性、超链接性、互动性等多方面的技术应用上。

3. 盈利模式

传统辞书出版商的主要收益来自纸质辞书的销售,而数字时代改变了词典销售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传统辞书的盈利基础。

(1) 长期免费。有些数字词典长期免费下载、安装和使用,聚集了大量人气。如网易“有道”词典直接宣称其为“6亿人都在用的免费全能翻译APP”,截至2020年6月,“有道”词典仅在百度手机助手平台的下载量就高达1亿多人次。“金山词霸”“海词词典”等APP在百度手机助手的下载量也以数千万计。在其他常见下载平台,如“华军软件园”“太平洋下载”,不少免费数字词典的下载量也是千万级别。

(2) 半免费,半收费。有些数字词典的基础功能免费对外开放,高端功能要求收费。如“深蓝词典”的免费版就有不少使用限制,收费版功能则更加齐全。有些数字词典的不同形式收费也有差异,如“欧路词典”的手机版和Pad版一般是免费的,桌面版则是收费的;免费版会弹出广告,收费版则屏蔽了广告。

(3) 前期免费,后期收费。部分数字词典会给用户1-3个月左右的试用期,试用期内免费,试用期后收费。如“西语助手”是教学习西班牙语的手机应用,有一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后交费才能使用。

(4) 完全收费。有些数字词典是完全收费的,用户只有先交钱才能下载或使用。如《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数字版安装后需要购买激活码才能使用;《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注册后才能使用,而注册时要求交费。

从目前情况看,数字词典免费或半免费的居多,大多数用户也喜欢使用免费词典。这与纸质辞书的销售传统大相径庭,难免会给辞书出版机构带来压力。用户对免费使用的期待,以及部分数字词典对用户的迎合,使得数字词典的人气超越了纸质辞书。

二、辞书的数字化困境

相较于纸质辞书而言,数字词典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数字词典当前的发展也陷入了另一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1. 数字化不足或数字化层次较低

我国虽已是辞书大国,但距离辞书强国尚远^[8],数字化不足是阻碍我国辞书现代化发展的一大短板。虽然我国部分出版或研究机构已经尝试研发一些词典编纂系统,但总体而言,仅限于“样机”或个案应用,现代化工具不足,“词典编纂和管理仍游离于数字化之外,辞书出版机构的在线辞书出版也集体失语”^[9]。虽然近年来涌现了一批由私企主持发布的数字词典,但它们只是“纸质辞书的仓库”^[11]——表面上是数字化形态,但辞书的结构和内容依

然没有跳出传统思维定式,本质上仍然是纸质辞书的翻版,有的甚至直接把纸质辞书照搬到电子平台,词汇语义系统没有得到立体呈现,最基本的数字化载体的超文本性也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没有形成数字词典特有的结构范式。

2. 面临普遍性的盈利难题

尽管数字词典已积攒了大量人气,但如何盈利仍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时代难题。免费的数字词典无法开拓收入渠道,有专业人士曾直指免费词典的问题核心:当网络上的数字词典免费后,词典出版商到哪里找收入来源?靠出售登录账号来盈利的数字词典遭受免费词典的挤压,这难免会削弱词典编纂的资金来源,影响词典事业的发展。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词典的出版和推广还没有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认为词典的收益只能来自词典本身,数字词典只能在限制用户登录或屏蔽词典功能等方面想办法,很少开拓新的营销途径。

三、融媒体词典的发展机遇

以上困境恰恰为融媒体词典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数字词典发展到现阶段,亟待打破各种限制和障碍,拓宽辞书的发展思路,而融媒体理念成为打通关隘的要诀。基于融媒体的词典出版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辞书生产、辞书销售与辞书使用的基本逻辑,形成跨载体、跨媒介、跨行业的“融词典”新模式。

1. 深入挖掘数字化优势,推进多载体、多媒介融合

当前,国内外辞书出版界已经意识到不可回避的数字化趋势,纷纷推出各种数字化辞书版本。国外的牛津、朗文、柯林斯等词典都开发了光盘版、在线版甚至手机版和桌面版,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大英百科全书》也于2012年全面转向数字出版,国内的《辞海》《新华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在出版纸质版的同时也在积极筹划编写网络版。未来的辞书出版应该向更深入的数字化方向发展,把数字化载体的立体结构、多模态功能和智能化技术与辞书的结构和内容进行融合,实现发音、录音、发音比对与纠正功能,以及用户讨论、互动功能和人机对话、虚拟现实功能等。

2. 强化语料、编者、用户之间的融合,贯通语料、编者、专家、用户之间的界限,改变词典编纂模式

在各种免费词典软件大行其道的当下,简单的数字化已不能保证辞书的优势。要想赢得用户,首先要避免同质化,即编有特色的词典,编优质的词典,编用户需要的词典。从传统方法来看,如果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对语料、编者、专家和用户逐一进行研究,而融媒体打通了各方的界限,在系统融合中能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建立以语料驱动、自动生成、众源参与、编者审核和专家把关为

特点的词典编纂体系,通过人工干预和网络爬虫自动抓取相结合建设语料库,再根据语料库自动生成高频词表或术语词表,进而生成词目,自动从语料库中挑选、优化例证,自动翻译词典所选例证,自动发布在线词典,用户众源参与修订在线词典,编者与专家审核在线词典。如此,词典的构成要素全线贯通,各种问题也迎刃而解。

3. 突破跨界融合

词典的问题未必非要通过词典本身来解决,词典盈利也未必必要赚词典的钱,通过跨界融合可以赚词典所带来的附加值。如数字词典可以与搜索引擎、教学网站、零售网站甚至游戏软件紧密结合,实现“泛词典”跨界开发——一切需要检索或释义功能的网络应用场景都可与词典有关,从而满足相关场景的某些特殊需要,增强用户体验,实现间接盈利。

数字化拓展了词典的内涵与表达空间,显现出强大的功能和蓬勃的活力。这对纸质辞书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但也给其跨越式发展带来机遇。目前,我国纸质辞书的数字化总体上还处于较浅的层次,借助融媒体发展理念贯通辞书发展的各个环节,改变其生产、组织和传播方式,可为新时代的辞书事业开创一片新天地。☑

| 参考文献 |

- [1] 姚虹. 数字时代的词典出版[J]. 出版发行研究, 2007(9): 8-9.
- [2] 周致欣, 白丽敬. 数字出版时代辞书出版的发展模式探析[J]. 出版广角, 2014(2): 71-73.
- [3]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 外语学刊, 2007(5): 82-86.
- [4] 陈伟. 新词典学范式与数字化出版[J]. 中国图书评论, 2008(10): 97-101.
- [5] 刘成勇. 解析“商务印书馆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J]. 科技与出版, 2007(12): 19-20.
- [6] 庄智象, 张春明, 章宜华, 等. 双语词典编纂系统的研发[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 [7] 章宜华, 刘辉. 基于微观数据结构的双语词典生成系统初探[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8): 61-64.
- [8] 江蓝生. 为实现辞书强国梦而开拓前进——中国辞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J]. 辞书研究, 2014(1): 4-7.
- [9] 章宜华, 廖彩宴. 融媒体时代辞书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制度建设——兼谈辞书强国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J]. 辞书研究, 2019(3): 20-27+109.
- [10] 吴志杰. 21世纪英语学习词典的趋势与走向——词典数字化与英语教育研讨会综述[J]. 辞书研究, 2009(4): 111-113.